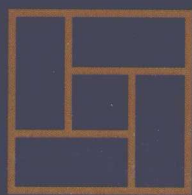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品集 02 次男
森见 登美彦
もりみ とみひこ



《春宵苦短，少女前进吧！》前传

四叠半 神话大系

「日」森见登美彦 / 著 张智渊 / 译



1313.45
491

411

〔日〕森见登美彦 / 著 张智渊 / 译

四叠半神话大系

目录

第一话

四叠半宿舍之
恋爱绊脚石 / 1

第二话

四叠半宿舍之
自虐性代理代理战争 / 75

第三话

四叠半宿舍之
甜蜜生活 / 155

最终话

八十天环游
四叠半宿舍一周 / 231

— 第一话 —

四叠半宿舍之
恋爱绊脚石

如今，我变成这种模样，但话可要先说在前头，我并不是一出生就这副德性。

出生后不久的时候，我反而是纯真无瑕的化身，据说我可爱得有如婴儿时期的光源氏¹，天真无邪的笑容令故乡的山野充满爱的光芒。反观今天又如何呢？如今的我即使笑，脸上也只有梅菲斯特²般不祥的笑容。我照着镜子，感到愤怒。为什么你会落得这种下场？这就是对你人生的清算吗？

大概有人会说：反正你还年轻，人生有无限可能。

天底下没有那种蠢事。不可以惯坏年轻人。

俗话说“三岁看大”，而我已经二十有一，再过不久，就诞生在这世上将近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了，事到如今，一个年轻人就算试图改变自己的人格，做些无谓的努力，又能怎样呢？若是勉强扭曲已经变得硬邦邦、屹立在半空中的人格，充其量就是喀嚓一声折断而已。

你必须拖着如今在眼前的自己，终了一生。不能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。

我坚决打算睁大眼睛。

可是，有些惨不忍睹。

1：《源氏物语》的主角。——译注，下同。

2：Mephistopheles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中出现的恶魔，诱使浮士德将灵魂卖给魔鬼。



试着回想大学三年级春天之前的两年，我敢一口断定，我没有做任何一件有实际利益的事。

健全地和异性交往、精进学业、锻炼身体等，我之所以将用来成为社会栋梁的布局悉数拆除，专挑不碰为妙的布局下手，诸如孤立于异性、放弃学业、放任身体衰退等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有必要质问负责人。可是负责人在哪里？

我人品高洁，故意揭发他们的罪过这种行为有违我的作风；我也想尽量别责备他们，宽大处理。然而，为了保持我高尚的情操，我不能忽视这种天理难容的行为。如此清高的我硬要把责任推诿他人，可想而知他们的责任有多重大。如今，我进退维谷。我形成如今的性格，应当谴责的人是电影欣赏社的粗俗社长城崎学长、崇拜学长的一票跟屁虫，以及凡事都该遭到唾弃的损友——小津。

好，如果你问我没有为了成为社会栋梁而布局，那两年间做了什么，我就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吧——我在妨碍别人谈恋爱。



马术社的马场位于大学寂寥的最北边。妨碍别人谈恋爱的家伙注定会被马踢死，所以我决定不接近那里。如果我接近马场，疯狂的悍马们大概会跨越栏杆向我袭来，联合起来把我踩得稀巴烂，变

成不能用作寿喜烧火锅料¹的肮脏肉片。基于同样的理由，我非常害怕京都府警平安骑马队自不待言。

说到为何我怕马怕到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步，那是因为我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、恶名昭彰的恋爱绊脚石。我宛如一身死神装扮的黑色丘比特，挥舞板斧而不是射出爱神的箭，东砍西砍到处砍断像红外线感应器般密布的命运红线。据说我的所作所为，令年轻男女流下了六大洗脸盆的悲伤泪水。

我知道，这种行为残忍至极。

令人害臊的是，即将进大学之前，我也曾经因为要和异性展开一段瑰丽的交往，而兴奋地轻微打了个寒战。我甚至下定决心：我绝对不会变成野兽，而是要当个正直正派的绅士，和美丽高雅的纯情少女们交往。然而，入学后不到几个月，我就明白了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加固那种决心，至于当时的心路历程，如今并不重要。

无论如何，照理说我应该能够宽恕那些抛弃理智、想要偷尝禁果的狗男女，但却在不知不觉间，失去了内心的从容，沦落为大坏胚，只要一听到绽开的红线断掉的声音，就会感到无法言喻的快感。我想要说的是，我之所以踏上充满怨恨泪水和断裂红线的狭路，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缘故。

我之所以助这种恶行一臂之力，玩弄十几名善男信女，是因为受到一个夙敌兼盟友，而且该唾弃的男人启蒙。

1: すき焼，日本传统火锅，将牛肉切成薄片，和海鲜、蔬菜等一起放在锅里煮，吃时沾上生鸡蛋、酱油和糖做成的调味料。——编注



小津和我同年级，尽管隶属于工学院电机与电子工程学系，却讨厌电机、电子与工程学。一年级念完时，他以惊人的成绩低空飞过，取得的学分少得可怜，令人不禁担忧，他念大学究竟有没有意义？然而，他本人却满不在乎。

因为他讨厌蔬菜，老吃快餐食品，所以脸色像是来自月球背面的人，非常触目惊心。如果走夜路遇见他，十个人中有八个会误以为他是妖怪，而其余两人则是妖怪。他鞭打弱者、谄媚强者，任性妄为、傲慢无礼、怠惰成性，是上天派来的邪神，完全不念书，没有半点自尊，能以他人的不幸为配菜吃三碗饭——他几乎一无是处。假如没有遇见他，我的灵魂八成会更加洁净。

每当我想到那件事就不得不说，一年级的春天，一脚踏进电影社“楔”根本就是个错误。



我想起当时，我是一年级新生，樱花树花瓣散尽，绿叶青翠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新生如果走在大学校园内，就会被人二话不说地硬塞传单，我抱着远远超出我个人信息处理能力的传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传单的内容五花八门，但引起我兴趣的是以下四张：电影社“楔”、“弟子招募”这张异想天开的传单、全球社“暖暖”以及秘密机构“福猫

饭店”。尽管可疑程度各有高低之别，但都是通往未知的大学生活的一扇门，我内心充满了好奇。不管选哪一个都会开启有趣的未来，如此心想的我只能说是无可救药的傻瓜。

下课之后，我走向大学的时钟塔。因为各式各样的社团把那里当作迎新说明会的集合场所。

时钟塔周围挤满了对未来充满希望、双颊染上红晕的新生，以及磨刀霍霍、想把他们当作饵食的社团招生人员，热闹非凡。感觉上，通往传说中的梦幻至宝“瑰丽的校园生活”的入口，如今在这里开了无数个，我被兴奋半冲昏头地走着。

于是，我发现了几名拿着电影社“楔”的广告牌的学生。据说是要举办迎新放映会，所以他们将新生带到放电影的场地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我不该跟去。而且，我之所以失去冷静地受到“在我们电影社大家会一起愉快地制作电影唷”这种花言巧语所惑，为了交一百个朋友，而在那天之内决定入社，只能说是对于理应会来的瑰丽未来的期待，使人浑然忘我。我从那里误闯进兽道，非但没交到朋友，反而树敌无数。

尽管试着加入电影社“楔”，却怎么也无法融入一团和气到令人火冒三丈的气氛。虽然我告诉自己“这是必须克服的考验。惟有抬头挺胸地加入这个异常光明的人群中，我才有希望得到瑰丽的校园生活、黑发美女，以及全世界”，但是我挫败了。

后来，我被赶到角落的阴暗处，身旁站着一个人毛骨悚然的男子。他印堂发黑、一脸衰样。我原本以为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，只有心细如发的我才看得见。

那就是小津与我的相遇。



时间从小津与我的相遇，一口气跳到两年后，升入三年级的五月底。

我坐在心爱的四叠半宿舍¹里，和令人憎恨的小津大眼瞪小眼。

我住在位于下鸭泉川町的下鸭幽水庄。听说，原本的建筑在幕府末期的混沌时期被烧毁，如今是重建之后的模样。如果没有光线从窗户透进来，这里简直形同废墟。也难怪刚入学的时候，透过大学生协²的介绍造访这里时，我会以为误闯了九龙城。看似随时会倒塌的三层楼木造建筑，令看到的人心惊胆战的残破模样，说已经到达了重要文化遗产的境界也不为过。但是不难想像，如果这里付之一炬，大概也不会有人在意。房东住在幽水庄东边那栋楼里，如果房子被烧掉，他肯定反而落得清静。

那天晚上，小津到宿舍来玩。

我俩阴郁地喝酒。小津说：“给点吃的吧。”于是我用电炉煎汉堡鱼肉饼。他只吃了一口，就歪嘴鸡想吃好米地说“我想吃上等的

1：叠是一张榻榻米的大小，一张榻榻米的传统尺寸是宽90厘米，长180厘米，约1.62平方米。20世纪70年代之前，租给学生等年轻人的宿舍大小大多是四叠半，因此四叠半宿舍有时会被用来象征年轻时代的贫穷生活。

2：全名“生活协同组合”，简称“生协”，是许多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全方位超级市场，价格合理且货种齐全。在许多大学校园进驻的生协，不仅是便利超市，也提供学生买书、旅游、租屋、印刷等多元化的服务。

肉”、“我想吃葱盐牛舌”。我气得七窍生烟，把烤得滋滋作响、烫口的汉堡鱼肉饼塞进他嘴里，他静静地流下眼泪。看在他可怜的分儿上，我就原谅他了。

那一年的五月初，我们刚主动退出了花了两年时间、心无旁骛地使内部人际关系恶化的电影社“楔”。虽说好聚好散，但我们却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把原本犹如一池春水的人际关系，搅得犹如黄河般浑浊不堪。

我和小津依旧保持来往。退出电影社“楔”之后，他仍过着到处瞎忙的生活。据说他也参与体育社团和怪组织的活动。再说，他那天晚上也是去造访同样住在这间下鸭幽水庄二楼的人，顺便来找我的。他称那个人为“师父”，从一年级的的时候就时常进出这间幽水庄。说起来，我之所以难以斩断和小津之间的孽缘，除了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社团内，被逼到同一个阴暗角落之外，小津频繁地造访这间下鸭幽水庄也是原因之一。我问他那位“师父”是何方神圣，小津面露贼兮兮的猥亵笑容，笑而不答。我一直认为，大概是讲黄色笑话的师父。

我和电影社“楔”已经完全处于断绝往来的状态，但是消息灵通的小津却会取得各种新的小道消息，告诉心情不好的我。我们为了改变“楔”，可以说是舍弃了所有名誉，也可以说能舍弃的名誉都已经荡然无存，但据小津所说，社团的内部情形好像丝毫没变。

三杯黄汤下肚，我感到怒火攻心。我退出社团，过着只在大学和宿舍之间往返的禁欲生活，从前的负面激情被逐渐唤醒。而小津独独在煽动那种负面激情的事上十分拿手。

“喂，我们去搞破坏吧。”小津像只奇怪生物般扭动身体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就这么说定啰。那，明天傍晚，我准备好就来。”说完，小津欢天喜地地回去了。

我总觉得小津巧妙地让我中了计。

我原本想直接上床睡觉，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二楼齐聚一堂吵吵闹闹，令我无法入睡，而且肚子有点饿，想去“猫拉面”吃点东西，于是我起身。我就这样出门，徘徊在夜的街头。



那一晚，我突然与住在下鸭幽水庄二楼的神明邂逅。

“猫拉面”是一间卖拉面的摊贩，谣传是用猫骨熬出高汤。姑且不论真伪，它的味道的确无与伦比。我想，在这里载明它的出没场所可能不甚妥当，所以不予详述。不过，我只能说是在下鸭神社那一带。

深夜，当我在那里吃拉面，感受人间极品的美妙滋味，在恍惚与不安中不停地摇动身体时，一名客人来到我身旁坐下。乍看之下，他一身怪异的装扮。

悠闲地穿着深蓝色的浴衣，脚蹬天狗穿的那种木屐，不由得令人觉得有几分仙人的味道。我在下鸭幽水庄看过几次那名男子。曾经看到过他上楼梯，以及女留学生替他剪头发。他留着一头乱发，就像“台风8号”刚过境，宛如茄子般凹陷的脸上，一双看似无忧无虑的眼眸，年龄不详，以为他是中年大叔，但又像是大学生。聪

明伶俐如我，也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神明。

男子和老板似乎熟识，两人笑容满面地天南地北瞎聊，男子一朝向面碗，立刻以尼加拉瓜大瀑布逆流的惊人之势吸面。在我吃完之前，他就把汤喝得一滴不剩了。只能说是神乎其技。

男子吃完拉面后，盯着我直瞧。不久，以八百年前的说法称呼我为“阁下”。

“阁下是下鸭幽水庄的房客吧？”

我一点头，男子满意地笑了笑。

“我也住在下鸭幽水庄。请多指教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我就此不再搭理他，男子毫不客气地直盯着我的脸，然后一会儿“嗯、嗯”地点头，一会儿认同地说“是喔，原来就是你啊”。我仍带着三分醉意，但展现异常亲切态度的男人令我毛骨悚然。我心想，难不成他是我十年前分离的哥哥？但我没有和哥哥生离，再说，我是第一次听到自己有哥哥。

吃完后我从座位上起身，男子也跟着我走。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走在我旁边，拿出雪茄点燃，轻轻吐出一口烟。我加快脚步，他明明看起来没有加速，但却从容不迫地追了上来，简直像是在用仙术。

我心想：哎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时男子忽然说起话来。



“常言道，光阴似箭，但像这样季节不断更迭，却令人非常恼火。

我不晓得打从盘古开天至今，过了多久的岁月，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，横竖没过多久。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大量繁殖，令我十分惊讶。而且众人每天费尽心思地汲汲营营。人这种生物实在很勤奋。了不起！所以说我觉得人不可爱，是骗人的。可是就算再可爱，我也没有闲工夫怜悯那么多人。

“秋天一来，我就又得去出云。新干线车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从前会一一斟酌案件，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展开唇舌战，花一整晚才定案，但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，没有时间做那种旷日废时的事了。各自将带来的案件直接放进审查完毕的木箱，再索然无味不过了。反正不管我们再怎么绞尽脑汁缔结良缘，没出息的男人还是会眼睁睁地错失良机，妥善抓住良机的女人马上会和别的男人重新结缘。这么一来，我们根本是白费力气。俨然就像人们常说的，用勺子把琵琶湖的水舀出来。

“除了神无月¹之外的十一个月，我们每天都忙着制作案件。也有神明手拿红酒，一面挖鼻屎，一面酌情抽签决定。但我生性认真，所以无法用抽签决定可爱的人的姻缘，忍不住过于干预，仔细观察人，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烦恼。我会用力搔脑袋瓜，思考每一个人适合的邂逅，简直就是婚姻咨询室。这是神明该做的事吗？以致我不小心就吸烟过量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导致发量变稀、吃太多爱吃的蜂蜜蛋糕、服用中药的胃肠药、黎明醒来而睡眠不足、产生压力性

1：日本旧历的十月，意思是“神仙离开的月”。传说在这段时间里，日本各地的神仙都会聚集到出云开会，因此在日本，除了出云把十月叫做“神有月”之外，其他地方都会叫做“神无月”。出云，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岛根县。——编注

下颞关节炎。虽然医生要我消除压力，但我双肩背负着一大堆人的命运，叫我怎么笑得出来呢？！

“其他神明肯定搭乘像伊利莎白女王二号那种豪华邮轮，展开海上两万里的旅行，一旁有兔女郎相伴，悠哉地喝着香槟。‘那家伙没屁用。脑袋永远硬得像石头。’他们会在背后这样说我，把我当作笑柄。你们这些臭家伙不配当神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地里做什么。为什么只有我得事必躬亲，每年这么认真地把一条条的命运红线又拆又绑的呢？！也难怪我会怨叹，我是作了什么孽才要走这条路呢？”

“阁下，你不这么觉得吗？”



这个诡异的男子滔滔不绝地在说什么呢？

“你是何方神圣？”

我在阴暗的路上停下脚步问道。那里是从下鸭大道往东转的御荫路。黑压压的纒之森在我们的对面沙沙作响，下鸭神社空荡荡的漫长参道从其中穿过朝北延伸。遥远的神社内闪烁着橘色的佛灯。

“阁下，我是神明啊。我是神明。”他漫不经心地说，竖起食指，“我的名字是贺茂建角身神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贺茂建交森绳……贺茂建角身神。别让我说那么多遍！舌头都打结了。”

说完，男子指着下鸭神社的阴暗参道。“阁下没听过吗？没参拜

过下鸭神社吗？”

我是参拜过下鸭神社，但是从来不知道有这种神明。京都许多历史悠久的神社，其中，下鸭神社是变成世界遗产、屈指可数的大神社。这间大神社有我无法想像的历史背景，要自称是这间大神社所供奉的神明，眼前的男子稍嫌缺欠说服力。说好听是仙人，说难听是穷神。就凭他？不够格当下鸭神社供奉的神明。

“阁下，你不相信啊。”他低吟道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一面说“可叹、可叹啊”，一面让雪茄香气迷人的烟轻轻地乘着夜风飘走。纭之森沙沙作响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。

我把信步抽着烟的男子丢在后头，开始快步前进。总觉得和这种神秘莫名的人扯上关系不会有好事。

“欸，且慢。”男子对我呼喊。

“我对你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，也知道你父母的名字。我还知道你在婴儿时期一天到晚呕吐，全身总是发出酸臭的气味。小学的绰号、国中的学园祭¹、高中的纯纯初恋……当然，这段恋情以失败告终。第一次看A片时的兴奋，或者应该说是惊讶，重考的日子，进入大学之后，过着怠惰而寡廉鲜耻的每一天……”

“你骗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全都知道。”他自信满满地点头，“比方说，阁下在放映会偷偷播放自己拍的电影，暴露城崎这个人令人唾弃的恶行

1：学园祭为日本的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在秋天时举行的校园同乐会。——编注